史記抄卷之三十二

三王世家 漢之朝議公移如此

首議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月令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

尚書有左右丞非其名也

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
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
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
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
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
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
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
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太子位唯願陛下
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
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
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
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
始議封諸侯王
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
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
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
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始諫 三月丙子奏未
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

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萬

前疏三月乙亥下尚書丞臣下兩議而漢天子炳稚之書曰三月丙子可見當時君臣擬合最速自乙亥至丁酉共二十三日

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
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
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
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
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
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
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
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

冄議
冄議
経術之峯
復申叙建議与制所云之文即今要復奏体

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
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難未成者三字）
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
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
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
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為諸侯
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
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
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
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

竊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三請

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身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

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
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
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
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
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
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
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
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
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
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

此漢人学尚書文字

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讀此篇漢之君臣大議与諸司所為奏請式例次第如畫）

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

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

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而國害于爾躬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俷音斐敗也

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

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
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褎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埶彊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三王世家終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則首伯夷皆以讓国高风故也

史記抄卷之三十三

伯夷傳（以議論叙事 尋之變体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勢極曲折詞轉微若断若續超玄入妙）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奇）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借許由務光以發烟波婚娜處令人悽惋断腸）此何以稱焉（○疑於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疑於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疑於無）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

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深婉）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采薇歌騷之祖也）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
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
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
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

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結傳首此第二節字）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伯夷傳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四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
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應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
我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于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
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 以上並次鮑叔之賢客以形主之体
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
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 得仲之骨髓
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

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
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
按此段須推尋管仲心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
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
其政常彊于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有顯齊之畧而太史公傳旨不盡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歷儉
以一句道盡晏子生平
。儷語敘事歐公志文多用此法
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
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

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
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
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
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
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
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
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
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三些字一些字与二此字一節字間襍而出文打挫势鏗鏘行佛与孟子百里奚賢宥一而相似

高云史公奄室被刑無為救贖其故於解驂之晏子願為執鞭大所感其深矣

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濶畧盖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余丁川有曰蓬累謂積累蓬篛若今之笠也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老莊申韓列傳

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為一家而推老子為深遠夫較得之然其說不皆[illegible]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老子只欲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虛無處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

以其所見遠能逃于物之外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
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 ○奇
亦楚人也史遷去孔子未五百年而老聃與孔子遊已不能定其本末如此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
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
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
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覇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

前有老萊子此有畏累虛亢桑子俱只寓序作頌盻

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淡宕有餘味

莊子者蒙人也（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澹宕可愛）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同橋）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

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序事處少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黄老非爲人口吃（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是韓非疾（○疾字貫下）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之上以爲（○○轉語用以為二字）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千○古○確○言○）悲（○又一悲字貫下）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緊應說難）終死于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

旦知二字作一束

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同佚）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于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主張）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敘二事俱工妙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

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公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而加親見

高云斯与同学自知不如非而必擠之犯忮心抑何甚也厥后三族之夷慘禍更甚於非宜哉

憎于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

（斯以藥殺非一節最不可道矣）

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老莊申韓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六

司馬穰苴傳 列將傳以兵法爲案將畧可覽者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兵畧蓋借此以一三軍之氣使之赴枹鼓共約束耳）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

請監軍之故

至茲明

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

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

与孫子斬宮姬之意同

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

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縣於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

斬賈之事漢以後不可行矣

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

救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

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將必有此二者然後能訓軍旅）
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
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
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
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
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

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齊爲威王

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穰苴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七

孫吳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戲事竟可作実用寫孫武謀畧寫吳王一肚皮不快活處如見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將所以一三軍之氣與心）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孫子使使報吳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

晋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且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對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捲即拳也撠[illegible]
當作擊
按亢即吭字之義
音項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三駟之説可以逐射而不可以治軍旅蘇老泉引之以論將畧非也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

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
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
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
幷行逐之（全在此一着）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陜而旁多阻
隘可伏兵乃斫大樹（奇）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

龐自以為不及孫臏

龐涓果夜至斫木下(神算)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孫臏減竈與韓信背水陣同韓信以孤軍深入趙危地也非為背水陣則不可誘之空壁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則夜半所遣二千人間道而伏趙壁之旁者可以拔趙幟而立漢幟矣孫臏疾走大梁且故知龐涓之輕之而以齊兵為怯也日為減竈則可以誘其輕且怯我之心而倍日并行以逐倍日并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蒐而吾可為伏以襲之矣。此等處並是將畧中所稱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地之下盖不必矢石之鬬而勝者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吳起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故首尾無呼應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

後云起廉平又曰節廉安得云貪殺妻辭尚至矣得云好色也克言要不誣蓋有所見自得

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巳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〇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

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拊循者将之先與穰苴同
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
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
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
善爲將所以得士之心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
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

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
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
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
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
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
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

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旣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與前貪而好色戾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爲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畧可惜哉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

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
平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
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
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
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
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
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
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
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

暴少息亡其軀悲夫

孫吳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八

伍子胥傳

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疋練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

倒序世系

禍根

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
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
（自古太子出而監兵者多矣而其禍所由底者衆矣）
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
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
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因伍奢而使城父司
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
（伏後與員同亡他國案）
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
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
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

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詬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

臣且苦兵矣（為後子胥破楚案）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子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于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内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于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子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子胥與之俱不能無罪）昭關欲執之伍子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之急乃渡伍子胥伍子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此節摘吳越文）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賜粟五萬

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于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子胥入吳且久不事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事也然方光之未弒僚也何不引身為光臣而特進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專諸呈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斷而連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不厭其復而詳更倍烟波及平王

又乘間插入一伯嚭天生負俁生嚭与負偶為之一嘆

以上叙吳事楚事鄭事晉事建事員事嚭事紛紜之極郄非一手則支乃遂之遞一起一伏或簡或繁安排之自相于妥當

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内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暗對伍胥）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暫結前一事）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非孫武無此言）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

（眉批：絶妙絶妙）

一本云必得唐蔡蓋用以爲鄉導也

譬亦典子胥同

語簡意盡插入多只可如此

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聯其雙言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楚亦殘矣）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

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内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客）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提）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伍子胥之父兄以報父仇一生事業已了故特注一筆）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太史公每附見時事之大者）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

高云前有忌後有嚭奢之于忌負之於嚭天生兩人以為伍氏父子之賊而史公文字亦全以此為關鍵

越敗越於夫湫（音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為後太宰嚭案）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

矯健有鋒

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出謀畧外太宰以計疏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獨恨胥有此一着以之賈讒而禍其身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大有功子胥恥其計

諫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
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
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
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
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
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
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
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
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
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

諫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
以下並係吳所以中太宰嚭之奸而亡以為伍胥結案
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
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槖皋其明
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
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
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
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

又以太子建之子勝遺事前案

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刼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

哀感悲壯氣動
逸不可當

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古之死士風者老此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子存畢

言殺了抬是敵冨 鞅意
荐相常也言殺塲
荐相味告鞅又塲

史記抄卷之三十九

商君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商君本領)事魏相公叔痤(音磋)爲中庶子(官名)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屛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言殺味不吉又增告
鞅味節〻生奇

見鞅曰彼王(奇)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夫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

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覇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首以帝王二道說孝公迺嘗其意實欲行覇論也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君臣計謀本此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覇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

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傳曰軍容不入国此軍容也秦人安得不然）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

董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冀闕即魏闕也

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
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
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
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
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
令便者（即上言不便人）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爵名）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
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
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
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也）五年秦人富彊天子
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爲始也）其明年齊敗魏兵于馬陵虜其太
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
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阸之西
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
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
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後都大梁索）徙東徙秦據河山之
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子卯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卯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卯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應前）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此十年即前十年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人名）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

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

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着絕工

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

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

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

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

按下文俱從此生出

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

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

文明白有條理
但微傷淺

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
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
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
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
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二段五羖大夫
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

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
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
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峻刑教事明與五殺施德相反）
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
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
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出盛車後明與五殺行于國中相反）
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
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
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通篇用法之敝至此一語結局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
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
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
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
應前
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
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
秦人爲商法有此一着絶工
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
一曲良先見如此
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
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

宣桑
勘破

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甞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君畢